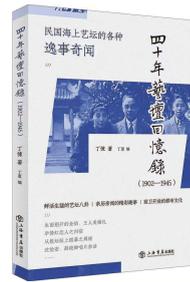


斯册终成告先辈 ◆丁夏

2016年初,为配合枫泾镇修建丁聪故居(现为丁聪美术馆)内的丁悚生平馆,我开始收集整理祖父留下的资料和遗物。

祖父丁悚,字慕琴,家中孙辈从小唤作阿爹。祖父是1891年生人,1969年12月3日去世,其时我才7岁,刚上小学。虽然从小和祖父住在一起,但祖父留给我的仅是些模糊片段的印象,后来才从祖母、父辈以及家里的老朋友口中知道,祖父在1949年前曾是上海滩非常著名的漫画家,是漫画界的元老,曾参与创办的上海美专就在离家不远的顺昌路上,他和张光宇等漫画家们一起组织成立的“漫画会”牌子就挂在我们家门口。他曾长期身兼数职,既在几所学校担任美术教师,又先后参与几家报刊的美术编辑,同时又在英美烟草公司负责广告设计。他为人和善,喜交各类朋友,尤其是报界和文艺圈的朋友,每逢周末家中常是宾朋满座。但是这些也只是长辈们平时交谈时的只言片语。祖父的绘画作品、文献资料所剩无几,唯一比较完整的是他的近十本照片相册。仅凭这些资料要去完整梳理还原祖父的生平经历,我觉得困难不小,无从着手。

恰巧在2016年中,大学同学王寅介绍我认识了复旦大学新闻学院的顾铮教授,顾老师在指导学生写有关上海摄影史的硕士论文时,发现了祖父的不少资料:他曾经是上海最早的摄影家团体——中华摄影学社(当时称“华社”)最早的会员,曾和郎静山、胡伯翔等组办过多届“华社”的摄影展览。顾铮老师看了我祖父的相册后不久,恰好他所带教的在读博士生胡玥已经关注我祖父丁悚,征得她同意,决定以丁悚为博士论文主题;顾老师还介绍我认识了复旦大学特聘讲座教授陈建华老师。陈老师是复旦大学与哈佛大学的文学博士,对民国时期的都市文化及传播有非常系统和权威的论述和专著,他在研究鸳鸯蝴蝶派的代表作家周瘦鹃时,发现了不少我祖父的资料,我祖父和周瘦鹃是挚交,曾为周瘦鹃主编的《礼拜六》杂志画过将近一半的封面插图。陈老师告诉我目前图书馆已经公开了不少民国时期的报刊资料,只要花功夫还是可以搜集到



丁悚当年发表的作品和活动信息,并且肯定这是桩颇有意义的事情。

在两位老师的鼓励之下,我所整理出的这篇我祖父的《四十年艺坛回忆录》,便算是第一项成果。

祖父年逾五十后耳朵患重听,六十岁后又得了青光眼,所以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后,祖父外出一般都由我表姐顾景惠相伴。她回忆说曾听她母亲讲,祖父民国时在报纸上连载过自己的回忆录。我随即请胡玥同学帮忙检索,结果在1944年至1945年的东方日报上查到署名丁慕琴的连载短文,题为《四十年艺坛回忆录》。所谓四十年,是指1944年之前的四十年。连载方式是每天五六百字短文,持续约四百多天。在上图黄显功和王宏两位老师的支持下,我花了半年多时间把连载文章抄录成文档格式,最后辑成书稿,并有幸得戴红倩兄介绍,将此书的出版推荐给上海书店出版社杨柏伟副总编。在我祖父一百三十周年冥寿之际,这本《四十年艺坛回忆录》终得以出版。

回忆录连载了四百多天,而本书全篇总共只233篇,原因包括:上图所藏这个时期的《东方日报》缺失数天,我把原本同一标题分几天连载的文章并在一起,等等。希望以后在条件允许下另出增补本。(本文为《四十年艺坛回忆录》后记,有删节)

从上海租界走出来的外交家

读《以公理争强权——顾维钧传》 顾维钧传 读史老张

《以公理争强权——顾维钧传》一书,是金光耀教授以全新视角为近代外交家写传的尝试。

顾维钧是20世纪上半叶中国最重要的外交家。都说“弱国无外交”,但并不妨碍在弱国诞生杰出的外交家,顾维钧就是其中代表。他的一生,是中国近代社会发展的缩影,也反映了中国从弱国走向强国的历史进程。金光耀积多年研究之力,以海内外的一手史料,将顾维钧毕生的外交活动,予以全方位呈现,为中国近代史、中外关系史研究增添了新叶。

过去,我曾零星读过《顾维钧回忆录》,对于顾维钧的若干细节,曾有过鲜明记忆。去年热播的电视连续剧《觉醒年代》,顾维钧虽不是主角,出场不多,但他每次出场,总是不同凡响。“我惟有奋力一搏!”这句台词,给我印象颇深。虽然顾维钧在巴黎和会上折冲樽俎,最终拒签协议,但中国在和会上的失败还是让他刻骨铭心,“我缓了半天神,才发现是个梦!”

国力不济、政府无能,是旧中国惨败的原因。但是,民众并未忘记职业外交官为争取国家权益所做的努力。1922年5月,顾维钧回到北京,北京大学等校师生争相邀他演讲。北大校长蔡元培还亲撰启事,称顾维钧为“青年外交大家,实我国大学学生之模范人物也”——那一年,顾维钧才34岁。

顾维钧何以成为一个“青年外交大家”?金光耀通过详实考证,将顾维钧定义为“上海租界里走出来的外交家”:祖籍嘉定,生于小南门,入读苏州河北唐家弄私塾、昆山路中西书院,后考入梵皇渡圣约翰书院。年幼时,顾维钧常去父亲

顾溶工作的福州路13号慎裕洋行。福州路13号,紧邻轮船招商局,也是顾维钧后来留学哥伦比亚大学时所填的联系地址。在金光耀看来,这个区域,是公共租界的中心区域,具有标志性意义,“顾维钧漫长一生的最初16年,就是在上海租界内这样一个富裕的官商家庭中成长起来的。”

租界的生活,让顾维钧耳濡目染。有两件事,对他具有一生的影响。一次,他从中西书院坐黄包车回家,过外白渡桥时,车夫拉得很慢,后面一辆马车上的英国人嫌黄包车挡道,就用马鞭抽打黄包车夫。顾维钧气愤地用英语斥责这个英国人:“你是绅士吗(Are you gentleman)?”他知道,对于英国人来说,这是很严厉的斥责。还有一次在静安寺路,顾维钧骑自行车跟着一个英国男孩骑上了人行道。英国警察放过了那个英国男孩,却将他扣下……上述两事,对少年顾维钧刺激很大。他认为,“中国人将来一定要收回租界,废除不平等条约;而‘Are you gentleman’的语言风格,又让他后来的一言一行,带上了不可复制的外交家气质,以至于与顾维钧交往了20余年的唐德刚感叹,他“一辈子生活中,无时无刻不在办外交”。

从在巴黎和会上据理力争,到在旧金山会议上代表中国签署《联合国宪章》,顾维钧为中国外交服务了几十年。他晚年寓居美国时,中国共产党没有忘记这位著名外交家。1972年10月,毛泽东主席指示参加联合国大会的章含之,要她去看望顾维钧。这次看望,被安排在曼哈顿东城顾的女儿顾菊珍家。顾维钧当时并不知道,章含之的看望是奉毛泽东之命。后来,金光耀到哥大查找顾维钧史料时,曾到拜访顾菊珍家。顾菊珍告诉金光耀,他们谈话的客厅,就是当年顾维钧与章含之会面的地方。

顾维钧是一个历史有心人,他不仅口述了600多万字回忆录,还为母校哥大留下了225盒文件资料,这为金光耀撰写《顾维钧传》创造了条件。在这些史料基础上,金光耀经20多年爬梳、打磨,终成40万字书稿,可谓呕心沥血之作。我相信,他的付出,一定会赢得众多读者。

来故宫看什么,走哪条路线,您是否有这样的困惑?现在有一位研究故宫二十年的才女,以图文并茂的方式为您解答故宫。一殿一室,一器一物,红墙内的故事与您娓娓道来。她笔下的故宫,会让您更加了解这座紫禁城。——故宫博物院第六任院长单霁翔(《闲闲慢慢行故宫》封面推荐语)

紫禁城,一座六百年的城。七十二万平方米,“九千九百九十九间半”的打卡圣地,大得独一无二。

寒布,本名贾立新,做过二十多年的讲解导引工作,现在是故宫博物院的副研究员。浸濡故宫三十年,她几乎已经是它的一部分。长街迤邐,深巷重门,无非是她纵横深浅都了然于心的掌纹。指着英华殿庭院里的七株菩提树,她会告诉你这是明代万历皇帝的母亲慈圣皇太后亲手所植,至今已历四百余年,依然枝繁叶茂,如伞如盖,乾隆皇帝还为此题过诗。

满眼的黄绿琉璃、朱红宫墙……究竟细看哪一处?琳琅的殿堂和文物背后,是政事波澜、帝后人情、君臣世故……《闲闲慢慢行故宫》中,她谈宫殿楼台、螭首脊兽、藻井花格窗的古建之美,也讲玉玺凤冠、书



闲闲慢慢,把故宫'走成家'

◆左佳

法古画、陶瓷青铜的文物之美,更重要的,是六百年来附着其上的历史和文化积淀。她将整座故宫划分成数个区块,精心拟定了五条不同的游走路线,注明所需时长,做成彩色大幅的精印导览地图,随书附赠。

全书分上下两册。上册《瑞阙丹宸》,故宫概说及中轴路线;下册《重扉玉砌》,中轴线两侧路线,重点讲述东西六宫。

乾清门与乾清宫之间,有四十间庑房环绕相接。其中的南书房原为康熙早年读书处。十六岁的他召权臣鳌拜到此为他讲书。事先令小太监准备了一只折腿的椅子,并站在椅后扶住。鳌拜直入,康熙赐座,接着赐茶。茶杯刚刚用沸水煮过,鳌拜拿不住,杯子砰然坠地。小太监乘机松开椅背,鳌拜扑倒在地。康熙大喝:“鳌拜大不敬!”十几名训练有素的少年一拥而上,将鳌拜制服。百年康乾盛世,自此拉开帷幕。

清代五福俱全的皇太后当数乾隆皇帝的母亲崇庆皇太后。她在慈宁宫尊享了儿子四十二年的奉养,直至八十六岁寿终正

寝。乾隆对母亲可谓克尽人子之孝,南巡北狩奉母以游,京中御苑胜景更是常常携母同观。崇庆六十寿期间,乾隆共向她进献寿礼两千多件,包括佛像佛经、金玉古玩、珍稀香料、朝珠簪饰、貂褂衣料、插屏陈设、手卷字画等等,不一而足。

这是雕梁画栋上附着的历史风云,每一个细节,都可能改变中国的走向……

一本好书的诞生,是图文编撰、装帧设计、纸张、油墨、印刷装订的完美配合,任何一点稍弱,都是白璧微瑕的遗憾。《闲闲慢慢行故宫》每个细节都经过精心的审视和考量。版式和封面数易其稿。最终的设计方案以故宫建筑中梅花结带、三交六椀菱花元素为主图,采用印金、烫金、起鼓等工艺,突出故宫文化元素。特别定制的内文用纸,能呈现最佳彩印效果。

故宫的美,经得住千百次的审视。故宫的气韵,要反复地咀嚼体会。无论是纸上阅读,还是身临其境,闲闲慢慢行故宫,闲的是心境,慢的是时光,享受的是与它灵犀相通的那一个凝眸。

《山顶上的金字塔》:爱情小说的时代样貌 ◆韩浩月

《山顶上的金字塔》是青年出版人傅兴文创作的一本自传性质的小说。我熟知这部小说的写作过程,兴文写作它花费了十五年时间,在完稿之前,我们曾针对这部小说有过过度度交谈。他在讲述书中主要情节时,多次停止叙述哽咽道。

三年前在北京郊区一个夜晚,兴文再次与我彻夜长谈。那时候并没有《山顶上的金字塔》这个书名。他讲自己年轻时候的情感悸动,讲北漂时的艰难经历,讲他求学时对心仪女孩二十一年来的感情。我年长他近十岁,说实话他所叙述故事情节,并没法让我内心起波澜,既不惊天动地,也没激烈冲突。所以,他投入地讲,我淡淡地听。

那会儿兴文向我征求这个故事的写法。我给的建议是,不要有所顾忌,要坦坦荡荡、真诚地写,不要怕暴露自己的内心,要敢于写那些隐秘的想法曝晒出来,简而言之,“哪儿疼捅哪儿”。后来读书,我觉得他做到了这一点,之所以这部男女主角的爱情并无实质性的情节发生但读起来仍然有“惊心动魄”的感觉,并不在于它写了爱情,它只是写了一个男人(或者叫男孩、男学生)的内心,而在于它对于男人心理的自白与剖析方面,是直白且大胆的,它写了年轻男性内心的纯洁与坦荡,其中,涉及的自卑与狂想的成分,或也可以归于前者。

在彻夜读完《山顶上的金字塔》作者定稿后,我给兴文发了一段微信,“一个纯洁少年,做了一个漫长而悠远的梦——像维特那样充满感伤与悲痛,又像盖茨比那样充满浪漫与怅惘。他的心像一座并不高大的纪念碑,上面却刻满有关爱情的箴言;他的思想像夜空上的星辰,闪烁着忽明忽暗但却亘古永存的光辉;他的人生与生命,像风中的芦苇,柔弱又坚韧无比。”

之所以写了这段话,是因为这部小说让我思索了两个问题。首先是爱情小说的视角选择。在一代代读者心目中,中国的爱情小说,男作者在写作时绝大多数采取的都是男性视角,就算是《西厢记》《红楼梦》等表现女性平等与美好一面的作品,也是男性视角解读女人的经典范本;现代小说中哪怕张爱玲、萧红等女作家的作品,尽管可以从女性视角去阅读,但她们笔下女性角色的生命价值与意义,仍避免不了被捆绑于“男本位”观念身上;当代流行小说中的金庸武侠与琼瑶言情,毫无疑问都是站在男性立场去完成角色性别塑造的。

作为一名男性写作者,这部小说在站位问题上,尽可能地避免了男性视角,更多是从心理层面,进行反思甚至是忏悔——



一个青年男子思念一个青年女子,有什么好反思与忏悔的?但恰恰因为如此,这本小说写出了专属于一个时代的纯真。对于时代印痕的讲述,某种程度上超过了对于爱情故事的复述。

于是便有了第二个问题——爱情小说的时代样貌。除了纯真之外,《山顶上的金字塔》真切传递出来的时代样貌,还包括了羞涩、诗意、信诺、等待、守候等关键词。其实小说所处的时代背景下,这些关键词早已备受多元观念的冲击,其外在与内核,都开始变淡,如同书名一样,虽然仍在隐约发光,但却成为山顶上一座只能远望的金字塔。因此,阅读这个故事,有时候会被男女主人公的真实打动,但有时候,却会为他们所处的时代风景而心动——虽然那个时节,已是纯真时代的黄昏。

著名作家叶辛在读完《山顶上的金字塔》后评价道,“写初恋的作品有千千万万,这一本的特点是用创新的手法,让读者感受希冀与迷茫并存,自信与卑怯缠斗。”语句虽短,但很是接近小说气质与内核,“希冀与迷茫并存,自信与卑怯缠斗”,这不仅是这本小说与作者的内心真相,也是许多自纯真年代走过来的众多人的内心景象。